

## 文登法轮功学员杜克松夫妇生前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文登法轮功学员杜克松夫妇因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二十多年来反复遭受文登 610（中共迫害法轮功设立的非法组织）、警察及相关人员残酷迫害。杜克松曾被非法拘留和刑拘、非法劳教、罚款及长期骚扰迫害抄家多次、不给落户；曾因被警察残酷折磨一事上诉至最高检，被文登 610 警察疯狂打压报复；其老伴周承卿及女儿徐洁（徐杰）也曾因为坚持修炼遭受了严重的迫害。

在长期残酷迫害下，老夫妇俩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获悉，杜克松老人已于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被迫害含冤离世，时年 84 岁，周承卿是先于杜克松离世的。

杜克松夫妇，家住文登市宋村镇石灰窑村，夫妇俩都是令人十分尊敬的老人。在他们身上能充分体现中国传统的老人美德：勤劳简朴、宽厚仁慈。杜克松老人做人严谨正统、一举一动透出一种威严正气，了解他的乡亲都喜欢接近他，因为人们总想从他平和不多的话语里收获经验与智慧。

一九九九年～二零零五年六年间，杜克松曾被殴打、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刑拘四次，非法治安拘留四次，非法罚款二千元，非法抄家三次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杜克松和周承卿到天安门证实大法，被抓到威海驻京办，遭警察李英林暴打，李英林把杜克松打得鼻青脸肿，手打痛了就用钥匙抽脸。押回文登后，被两不知名的警察打了一天，打得面目皆非，后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杜克

松因参加回龙山集体炼功，被非法拘留十五天，罚款二千元。法轮功学员刘玉凤就是因参加了这次炼功，惨遭文登公安局殴打致死。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杜克松和老伴及女儿再次去天安门讲真相证实大法，遭绑架、抓捕。回文登后，杜克松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转为刑拘，十一月三日被非法劳教三年，送王村劳教所洗脑迫害。

杜克松被非法劳教后，他的身份证也被宋村派出所没收并弄丢了。二零零一年九月，杜克松在劳教期间被迫害成高血压，十一月被保外就医，户籍关系却被搞没有了。杜克松想通过普查人口把户口落上，公安机关却趁此对他进行刁难，不给落户。

二零零三年一月，两位韩国法轮功学员投宿于杜家，610 警察闻讯后，出动十几辆警车，四十多名警察包围了他家。警察越墙入室、夜闯民宅、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非法抄家，将在睡梦中的杜克松等三人非法抓捕。此后，韩国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押解威海，杜克松则被送到文登看守所刑拘。二十天后，因高血压复发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日，杜克松刚刚忙完收种，在家准备把自己的被迫害事实写下来，以向洪平为首的三警察，突闯室内，发现他在写材料，立即打电话叫来警察增援，文登市公安治安防暴大队派出两辆警车，将杜克松周承卿夫妇抓走、并抄家，撂下家中残疾亲人无人照料。杜克松被刑拘二十九天后，家人把他要回。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文登 610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杜克松绑架，警察孙国海将这位快 70 岁的老人铐在铁椅子上，不顾他有严重高血压，不顾他的死活，拳脚相

加，大打出手。在第二次非法审讯时，孙、隋二警察丧失理智地侮辱大法。从恶警的不齿行为中，杜克松看到了邪恶的虚弱和无能，正告他们：你们这样（诬蔑大法）要下地狱的。

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杜克松被非法劳教三年，送王村劳教所，因血压过高，年龄太大，不符合劳教条件被拒收。向洪平企图通过与劳教所的私下交涉将他劳教，劳教所还是拒绝。六月八日傍晚，警察又把他送进了文登拘留所，杜克松被超期非法关押四十天，直到七月十九日，才被放回家。

杜克松就被非法关押时遭折磨一事上诉至最高检，遭文登 610 警察疯狂报复

二零零五年六月，杜克松将自己在文登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时，遭警察毫无人性的迫害、导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高血压复发的实情，上诉至最高检察院。九月上旬，最高检回信，把上诉材料转交公安部，公安部下发山东省公安厅、公安局，通知杜克松到当地公安局去找，文登公安 610 人员知道此事后，变本加厉地对杜克松进行疯狂迫害报复。以向洪平为首的文登 610，再次去杜家，私闯民宅抄家，将三本大法书籍抢走。当老伴质问时任 610 主任的向洪平为什么抄家、有抄家证吗？向洪平无耻地回答：公安随时有这个权利。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洪平、李英林等伙同宋村镇派出所警察，翻墙闯入杜家，砸碎门玻璃，闯入室内，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进行抄家，将屋内翻个底朝天。家中才出生三个月的小外孙，被这突如其来的暴行吓坏了，整天哭个不停，正值十冬腊月，天气那么冷，（转下页）

(接上页)门窗被砸坏,大人都难以承受,何况是哺乳期的母女俩!那年冬天,杜克松和周承卿被绑架关押之后,他们高年的老母亲和瘫痪在床的亲属竟然挨冻挨饿了一天,是邻居们听见老母亲微弱的呼救声才急忙赶来相助的。

自从法轮功学员于正红被文登610、公安国保向洪平、孙国海、王永建等迫害致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愤慨。恶警惊恐万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警察王永建、李英林又窜到杜家进行骚扰,还推卸他们把于正红迫害致死的责任,李英林骂骂咧咧地威胁要找人撞门,周承卿哭着历数警察的罪恶:“抓杜克松时,把正在坐月子的女儿惊得一身病,奶水都被惊回去了,把老杜折磨得一身病,你们还不甘心!”二警察见状灰溜溜地走了。

**二零零六年~二零二零年,杜克松周承卿夫妇被文登邪党及警察持续无端地骚扰迫害、绑架抄家、非法询问、洗脑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警车载五警察闯进石灰窑村,又要骚扰,正巧杜克松一家人都不在家,警察只好扫兴而归。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向洪平一伙五人窜到宋村镇石灰窑村,光天化日下,私闯民宅进了杜家骚扰。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杜克松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口音女子打的,告诉一个手机号码(13054549422)让打过去,说有急事。结果打过去,提示音告诉无法接通。等到过了七点,电话再一次响起,周承卿去接电话时,就被陆续窜进家的十多名邪恶歹徒绑架。警察将周承卿直接劫持到黑窝王村劳教所洗脑迫害。后因周承卿心脏及血压失常,于当晚十时回到家中。

二零一七年七月九日,一个警号为070007的(宋村镇派出所)和另一便衣警察周进杰到杜家。杜克松正在清理自家前些日子被警察

喷污的墙壁,二警察问:“老杜在家干什么?”边说边录像。老杜告诉他们私自录像是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并质问:“我家墙上的‘真善忍好’是不是你们喷污的?”而警察不敢承认,反问杜克松:“你炼不炼功?”杜克松说:“我炼不炼功和你们有关系吗?反对真善忍的能是好东西吗?”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文登国保李建峰等伙同宋村镇派出所警察闯入杜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籍、MP3播放器等私人物品,并把杜克松带到宋村镇派出所,非法询问一个多小时。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三日,宋村镇派出所警察到杜家,停留一会儿就走了,听邻居说他们在拍照,因他家墙壁上写有“真善忍好”。

直到二零二零年二月,文登警察仍不断骚扰杜克松老人。

**女儿徐洁(徐杰)曾遭受严重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杜克松和老伴带上女儿徐洁(徐杰)一家三口去天安门讲真相证实大法,遭到绑架、抓捕。在文登市驻京办,徐洁遭到两恶徒惨无人道地施暴。时任文登市侯家镇邪党书记黄宗殿与时任宋村镇派出所指导员向洪平,从饭店酒足饭饱回来后,借着一股酒劲与邪劲,两流氓恶徒邪恶地说:“玩玩吧。”说完就把徐洁拉了出去,黄宗殿开始对她大打出手,先用手搨徐洁的脸,后用拳头捣徐洁的眼,打得徐洁鼻青脸肿,鲜血直流,一直折腾了二十多分钟。

随后黄又把徐洁身上穿的印有“真、善、忍”的尼龙上衣撕下来,用火点燃,对着徐洁的身体烧,燃烧着的油带着火焰一滴一滴地滴在徐洁身上,一会儿徐洁的身上就血泡累累。当时有许多人目睹了这两个邪恶之徒的暴行。

后徐洁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济南女子劳教所遭受洗脑迫害。当年,这个年轻美好的女孩子才二十三岁。

象黄宗殿这样的邪恶之徒,为

何如此有恃无恐、无法无天?因为其上司时任文登市市长、邪党副书记王强曾在二零零零年十月九日召开的市、科级以上干部会上恶毒地说:对法轮功学员宁可抓错三千,也决不漏掉一个,再有上北京的抓回来把他们的脚筋挑断……

**杜克松周承卿夫妇在中共邪党长期迫害下含冤离世**

修炼法轮大法前,杜克松周承卿夫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严重疾病,修炼后夫妇俩获得身心健康,杜克松老人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编造“天安门自焚”欺骗国人,为了不让百姓被中共谎言毒害,他和妻女走出家门、走上天安门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们一家却因此遭受了中共邪党长年的残酷迫害。但是无论遭受怎样的苦难,都不曾动摇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不畏强权、坚持讲真相的大善之举也渐渐唤醒了那些曾被中共邪党谎言蒙蔽的乡亲。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晚十时左右,当文登610警察再次强行私闯民宅,企图绑架杜克松老人时,村民闻讯后赶到老人家,纷纷指责警察的无法无天的恶行,并极力阻止警察绑架杜克松,他们拉住杜克松不让警察带走,但乡亲们手无寸铁,哪能抵挡的住如狼似虎的警察,只能眼睁睁看着警察把杜克松强行带走。警察走后,村民纷纷气愤地骂道:“共产党连个土匪都不如!”

二十多年来,杜克松周承卿夫妇俩只因不放弃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邪党人员的长期残酷迫害,给两位老人的身心健康造成重大伤害,导致周承卿老人旧病复发,先于杜克松离世。老伴走后,孤独凄凉的杜克松也在身心健康遭受多年严重摧残后,于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含冤离世。◇

